

第三章

# 初涉銀屏





## 銀幕初試

阮玲玉對張達民的變化非常失望，她知道他的錢來得快去得也快，要不了多久就會坐吃山空的，如果把自己的未來完全寄託在他的身上，那將是很不牢靠的。一直很想自立的她提醒自己，為了奉養母親也為了自己的前途，首先在經濟上必須自立。她因此開始慎重地考慮走出小家庭，到社會上去尋找適合自己的職業。於是，在此後的日子裡，阮玲玉一邊繼續自己喜愛的社會公益事業，一邊開始留心報紙上登載的各種招聘廣告。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做導演的卜萬蒼正準備籌拍一部新片《掛名夫妻》，為此，他向公司總經理張石川提出一個建議：在上海兩張廣銷全國的大報上登廣告，用公開招考的辦法選女主角。張石川欣然同意。這則刊登在《新聞報》上的廣告燃起了阮玲玉的希望：「明星影片公司即將開拍新片《掛名夫妻》，公開招聘飾演女主角的演員，歡迎年輕漂亮有表演天賦且有志於電影事業的女士前來明星公司應試。」阮玲玉一直愛好表演藝術，當她還是崇德女校的學生時，就曾憧憬著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一顯身手。當二〇年代初期國產電影興盛起來時，阮玲玉對電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對早期的女影星很是佩服，也曾有過朦朧願望，希望將來能當一位像殷明珠、王漢倫一樣的女影星。

阮玲玉是真心願意走上電影演員之路的，只是苦於一直沒有步入銀海的機緣，現在機會終於在她面前展現，她卻有些猶豫了，她暗自思忖：「明星」這麼個人才濟濟的大公司，會看中我嗎？阮玲玉所處的時代，雖然已經是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末期，在上海這麼繁華的地方，對演員這一行業仍然是不看中的，尤其認為女子拋頭露面去演戲是一件極為不光彩的事情，有失體面。演戲在所謂的「三教九流」中也是被放在末流的。當時著名電影、戲劇家洪深在二〇年代從美國學習歸來，一面搞戲劇，一面在上海復旦大學做教授，後來當他想嘗試拍電影時，就有些學生還寫信罵他是墮落。

過了幾天，張達民的大哥張慧冲突然興沖沖地走進她的屋裡問：「弟妹，想不想拍電影？」這意外的詢問，使剛過了幾天家居生活的阮玲玉大吃一驚。如今，她算有了一個簡單的家了，可以過想過的舒坦清靜的日子，除了家務雜活、侍候丈夫外，可以找些心愛的小說來讀，也可以偶爾看場電影和話劇。那天在報紙上讀到的那則招聘啟示雖在她心中起了波瀾，但最終還是被她壓了下去。張慧冲看她呆呆地發怔，怕她還不明白自己的意思，進一步具體地告訴她：「上海有家明星影片公司，是家老牌的電影公司。現今，明星公司正在招考電影演員，要是妳願意試試，我可以介紹妳去。」他還怕她要面子，又補了兩句：「考不取也沒關係，反正是試試嘛。」

阮玲玉的心真正被說動了。此時，張達民與她的感情不再濃烈。張達民原就是一個依靠父母錢財混日子的世家子弟，他不像他在上海的那三個兄弟那樣有固定職業和收入，成年後又結交了幾個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常到賭場裡混日子。同居了數月後，張達民因手中經濟不大寬裕而多有埋怨，不時還對她發點脾氣。後來，不到半年的時間，他幾乎完全斷絕了對阮玲玉生活上的供給。此時，阮玲玉更堅定了要闖入社會，走獨立自主的道路的想法。當然，最最誘動她的還是「拍電影」這三個字的魅力，這是在長夜的夢中才出現過的情景。於是，欣喜的阮玲玉便請求大哥張慧冲介紹試一試。

阮玲玉掩飾不住自己對電影的熱情，在學校時，她就喜好文娛活動，登台演過戲。張慧冲就是從看她的演出中，發現了她的演出才能。在她貧苦的少女時代，演戲曾是她極大的感情寄托和人生的快樂。她期望自己能在電影表演藝術上做出些什麼來，期望以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自己少女時代的夢想，熱情、愛好和勇氣是阮玲玉努力走向電影的力量之源。

阮玲玉深深地懂得，不僅僅目前的狀況需要她接受這個機會，而且心中的夢想告訴她絕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她瞭解自己，一

旦她對一項真正感興趣的事業注入熱情，她便會只有風雨無阻的執著。事情就這樣被快速地決定了，阮玲玉生活在張家這個和電影關係密切的家庭裡，張達民也就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雖說那時社會對演員的評論並不是很好，他自己可能會很沒有面子，但是他的兩位嫂子吳素馨、徐素娥都是電影演員，再說這又是一條掙錢的出路，母親也贊成女兒去碰碰運氣了。一生受盡窮苦的母親，對於女兒今後能掙點錢，她更多的是一種安全感。張達民近期幾乎斷了生活上的供給，年老體弱的母親已經實在不能再出去幫別人家做工了，她再也經不起多少生活的折騰。

一九二六年的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張慧沖攜同阮玲玉和阮母來到明星公司，讓她參加《掛名夫妻》這部默片女主角的面試。張慧沖在電影界的時間比較長，對電影界的人也較為熟悉。到達明星公司後，他和門衛打了個招呼，就領著阮玲玉和阮母直接去找電影導演卜萬蒼了。

不巧的是，卜萬蒼剛巧不在，只見到了公司裡的一名姓林的廣東人。他很買張慧沖的面子，又見阮玲玉面容秀美，神態動人，所以向已頗有名聲的卜導演推薦阮玲玉。在這之前，明星公司招收演員的報名處，已經接受了好幾位女士的報名，單從外形上看，環肥燕瘦，長的漂亮的確實不少，只是，她們不是扭捏做作，就是太過妖艷。似乎很難看出有什麼人能夠適合扮演《掛名夫妻》中的女主角史妙文的。

第二日，卜萬蒼和已被確定為在片中擔任角色的兩位男演員龔稼農和黃君甫交談著。窗外的庭院裡，幾株桃樹花開得正濃，粉紅色的花朵在陽光的映照下，顯得十分燦爛，散發出一股清香，沁人心脾，使人心曠神怡。當阮玲玉一行人再到明星公司時，卜萬蒼已經從林某的介紹裡預先有了個印象，待攝影師出身的他一見，細細端詳，便感到這名年輕女人雖不是什麼絕色美人，也不姿容超凡；卻有一股清秀氣、書卷氣。尤為難能可

貴的是，她沒有那種上海摩登女郎的洋味和俗氣，她清純的學生氣度中更顯出一種憂鬱的小家碧玉的嫵媚丰姿。卜萬蒼導演立即答應讓她參加《掛名夫妻》女主角的試戲。卜萬蒼對她熱情地說：「密司阮，我看你定能演戲，讓我來給你一個機會吧。」這意外的順利，使阮玲玉又喜又愁，喜的是受到了一位令她敬畏的電影導演的青睞，愁的是她真能演好這個主角嗎？

當阮玲玉懷著這種複雜不安的心緒回到家裡時，她哪裡想到在明星電影公司，正為她的女主角問題爭得面紅脖子粗呢。有人說，一個初出茅廬的毛丫頭，沒有號召力；又有人說，模樣兒、演戲的本領都不出眾。多數的意見是否定的，有的主張重選。卜萬蒼力排眾議，獨執己見。他的確還沒有試過她的表演才能，尤其不瞭解她會不會拍電影，只是從接觸中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這是個可以造就之才。她的容貌雖不特別令人驚艷，但她那雙美麗的眼睛裡卻蘊涵著一股內在的力量，那是一種不由自主流露出來的悲哀、淒楚。為了鄭重起見，卜萬蒼同意第二天試一試她的戲，再作定奪。

第二天，一夜無眠的阮玲玉，在母親的催促下，打起了精神，認真地梳妝了一番，以比當年走進學校更緊張萬分的心情，走進了這家赫赫有名的電影公司。在場看她試戲的，有公司的決策人物張石川等人，氣氛十分嚴肅。卜導演和藹地向阮玲玉講解了劇中的人物要求以及怎樣演好這名可憐的女子。

當時試演的那一幕是《掛名夫妻》中的新婚情景，劇情是這樣的：黃君甫扮演的方少璉躺在床上呼呼大睡，阮玲玉扮演的史妙文靜坐在一旁表現出又羞又惱的樣子，幾次想要過去推醒黃君甫，但是終於沒有那個勇氣；阮玲玉站起身來轉了一下念頭，重新坐了下來。後來黃君甫醒後嚷嚷著要找媽媽，要喝茶，阮玲玉起先置之不理，但黃君甫從床上爬起來見到阮玲玉這麼一個陌生女子在旁，嚇得又重新縮進了床上，哭泣地叫嚷著：「媽媽，房間裡有老虎。」此時的阮玲玉見到自己竟然嫁了這樣的

傻瓜丈夫，不由得心裡一酸，失聲痛哭起來。

阮玲玉十分認真地聽講，但是不能集中注意力，因為周圍陌生的動靜太多，讓她分心了。攝影機旁邊一大堆人在說話，而照明用的炭精燈的亮度也使阮玲玉的眼睛極不適應，導演的話又讓阮玲玉似懂非懂。臨到卜導演讓她試著走幾段戲時，那個胖胖的男演員黃君甫也不好好配合，阮玲玉幾乎手足無措，連步子都不會走了。自然戲到最後也還是沒有哭出來，沒有進入角色的阮玲玉，又怎麼能好好表現人物內心感情呢？

一個天性聰慧，酷愛演戲，又曾有過舞台經驗的女子，竟在萬分惶恐不安的心情中把一切都弄糟了，糟得連自己也不能相信，自然更使張石川和卜導演大大地失望了。當試戲停下來的时候，阮玲玉忍不住要哭出來，心裡難過極了。審看的人們紛紛離去，導演卜萬蒼的情緒也從開朗轉陰沉，默默無言，他為自己的莽撞十分後悔，這樣糟糕的成績讓自己怎樣再去向同事們張口呢？這真是太貽笑大方了。他望著這個滿臉沮喪的女子，輕聲地，有點困難地對她說：「好吧，密司阮，夠辛苦的了，妳回去吧。」阮玲玉從他的話音裡，聽到的是深深的失望，自感「拍電影」的大門從此對她關上了。她咬了咬牙，打起了精神，走向陪伴她來的母親，轉身準備離去。

冷靜下來後的卜導和編劇鄭正秋還是堅持認為阮玲玉從扮相到動作都是一塊演悲劇的好料子，尤其是她的一雙眼睛很有內容，很會出戲。今天之所以演砸了，主要還是因為怯場、不適應，沒有表演經驗造成的。所以他們力排眾議，提出再讓阮玲玉來試一試。於是，當母女倆緩緩地走出試戲場時，卜萬蒼快步走了過來，向已回身過來的阮玲玉說：「明早再來試一趟吧。」聽到這一話語，原本已失望的阮玲玉的淚水禁不住地流了出來。

又是一個難眠的夜。阮玲玉把自己要演的那個被封建婚姻包

辦的少女的身世，反覆想了又想，琢磨了又琢磨，努力地讓自己進入戲中。片中的少女雖然不是自己，但不是有自己的影子嗎？自己和張達民雖說不完全是掛名夫妻，但自己的婚姻是自由、幸福的嗎？阮玲玉隱隱感到，自己和這個要扮演的不幸女子，有相近之處，在她的心中，升起了一種信心、希望、力量，像是滋生出了過去在學校裡同樂會的演出時的那種感覺。這種感覺讓阮玲玉在不知不覺中，激發起一定能演好角色的信念。

當阮玲玉由母親陪同，再次走進明星電影公司大門和試演場時，心不再劇烈地狂跳，神態也從容自如得多了。當她從那條直通大門，兩旁盛開桃花的走道上，姍姍走向導演室時，所有的人精神一振。卜萬蒼不去理會阮母的懇求和哀告，以鼓勵的眼神對著阮玲玉說：「這沒有什麼，就像你在生活中照相一樣！」當助理導演要阮玲玉做歡樂表情時，阮玲玉便輕盈地把頭一側，薄唇輕啟，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彎，也更嫵媚，在唇角邊還浮出一個逗人的淺渦。劇情進行到史妙文為自己命運哭泣時，阮玲玉的臉上立刻現出悲傷表情，原來留在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麗的眸光頓時蒙上一層水盈盈的淚花，從淚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

阮玲玉此刻已忘了是在試戲，也不去多想「當明星」的事情，一心沉到了人物之中。她的步法、神情，都在剎那間成了少女妙文。她本與青年王定章相戀，而家庭包辦了她的婚姻，讓她嫁給一名癡呆的富家子弟方少璉，忍受著感情的痛苦。這樣的故事、人物，並不新鮮，也無太多的特色，但由於阮玉英是用心、用真情實感去演的，演起來楚楚動人，表情貼切，尤其是當在場的人看到最後一節，黃君甫一見她嚇得大叫有老虎時，先是哈哈大笑，繼之，看見阮玲玉淚如雨下，紅紅的淚眼流露出哀怨時，在場的人都怔住了。

導演卜萬蒼愈看愈喜悅，臉色由肅穆轉向讚賞。當試演告一段落時，卜萬蒼導演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她考取了。這果斷而迅

速的決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驚異。望著姍姍遠去的情影，卜導演興奮地說：「你們看，她像永遠抒發不盡的悲傷，惹人憐愛。一定是個有希望的悲劇演員。」卜導演像個巫師，他的話，在阮玲玉九年的銀幕生二十九部電影中得到了印證。她從《掛名夫妻》開始，在影片中飾演各類不同角色，塑造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婦女形象，其中有農村少女、丫頭、女工、女學生、小手工藝者、女作家，以至交際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從舊社會的殉葬者一直到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先進女性。這些人物都有一個悲慘的結局，有的自殺，有的入獄，或者被逼成瘋，或者病死街頭。這些充滿悲劇色彩的銀幕形象，也就是舊中國千百萬苦難婦女的縮影。她們的不幸遭遇震撼人們的心靈，激起觀眾的無限同情和共鳴。

試演的成功讓阮玲玉從心底升起了一股暖流。當她從劇本的情景中完全清醒過來時，終於意識到電影的大門已為她打開了。阮玲玉終於成了《掛名夫妻》這部默片的女主角。在阮玲玉進入攝影場後，對卜萬蒼導演的任何細小指導都始終是謙虛謹慎地盡力去做，與黃君甫配戲時，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見。

四個月後，影片《掛名夫妻》初次試演，終於取得了一些成績。阮玲玉作為一位初次在銀幕上出現的演員，因為扮演的史妙文這個悲劇角色比較逼真而給觀眾留下較好的印象。阮玲玉真摯動人的演技，也使她在電影界嶄露頭角。但是在公司和社會的宣傳和海報中，阮玲玉的名字還是排在了已在《玉梨魂》、《空谷蘭》等十餘部影片中擔任角色、並在觀眾中有一定影響力的黃君甫的後面。後來，當阮玲玉連續出演了數部電影後，她在觀眾中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當初的預料。她的形象、素質以及在表演藝術上都堪稱為一塊可塑之材。

在阮玲玉和明星公司簽訂合同之後，領取了第一筆薪金，四十元。當這筆錢被阮玲玉鄭重其事地送到母親面前時，帶給勞苦

一生的母親的無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阮玲玉，終於跨出了第一步，這是多麼艱難的第一步，這一步中有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堅定，自己的勇敢，也有卜導演的慧眼和信任。

當時有位拍了二十多年電影的導演說：「一個演員被人公認為明星，這決不是偶然。比方說，演員是一塊未經雕琢的渾璞，導演是一名玉人，沒有玉人的鑒賞的眼光，渾璞終究還是渾璞。」

在阮玲玉短短的藝術生活中，從未忘懷卜萬蒼的知遇之恩；卜萬蒼也以一個藝術界的長者關懷著阮玲玉的成長。後來，在一九三二年由他執導的《三個摩登女性》中，又最後決定由她擔任女主角淑貞。該片放映與觀眾見面後，阮玲玉的表演又獲新的成功。卜萬蒼興致盎然地著文說：

我認識阮玲玉，還是在她未演電影之前，所以我和她的關係是比較深切的。記得那時候的她，天天做著明星的夢，但是總沒有去實現的勇氣，又沒有入門的機會。後來被我發現了，尤其在短時間的談話中，我很肯定地向她說：「密司阮，我看你定能演戲，讓我來給你一個機會罷。」後來我就請她擔任《掛名夫妻》片中的女主角。片成之後，……一時獲得不少佳譽。再仗著她的天才和不斷的努力，現在已成了中國女星中的最明亮的一個了。她的性格很好，待人接物俱甚和藹。尤其對我，從她演電影起一直到現在都是忘不了我們的友誼，這是值得讚頌她的。

阮玲玉自一九二九年與卜萬蒼先後加入聯華公司，聯華公司導演雖多，但卜萬蒼導演拍片卻是最下功夫的一位。之前，他拍了《玉潔冰清》、《掛名夫妻》等影片，加入聯華公司後，他又執導《人道》、《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影片，都較為成功。作為一位導演，他很瞭解觀眾心理，所拍電影都很賣

座。聯華公司的總經理羅明佑為此也很器重他。可與他的工作相比，卜萬蒼導演的薪金實在太少了，每月只有三百元。當聯華公司因阮玲玉名氣漸增，要調整她的薪水時，阮玲玉卻認真地回答說：「卜先生每月拿三百元的薪水，我也拿三百元，要加我的薪水，請先加他。」阮玲玉對卜萬蒼在藝術非常敬重，始終事以師禮，對卜萬蒼之指點，無不惟命是從。即使後來阮玲玉成為舉國矚目的大明星時，她依然不改本色。





阮玲玉是一個心地善良而近乎軟弱的女子，她在同居之後遭受張家一系列的侮辱和打擊後，對自己在張家的未來已經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對於張達民，她覺得自己已經和他同居有一年之久，不再作他想，只希望他能夠成為一個自立的、有出息的人。她要求他找一個工作做，卻被張達民以種種借口推辭。而阮玲玉母親最關心的婚事，也被張達民以母親不同意婚事，鬧僵了自己的遺產也會泡湯為由，一再拖延。

一九二六年，阮玲玉進入明星公司。她的第一部電影《掛名夫妻》的編導是中國電影界的老前輩，也是最早的編導之一鄭正秋。鄭正秋是一位非常正直的知識分子，當時，他正大力倡導「社會片」。他的電影的創作多以當時婦女生活為題材，其中一些專為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醜惡。《掛名夫妻》的故事梗概是：聰慧美麗的女子史妙文，自幼與她的表哥王定章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成年後自然相愛。史妙文一心以為自己能和表哥王定章成親，誰知，父母早已為她定下娃娃親，將她許配給當時還未出世的男人。父母之命難以違背，這對從未見過面的男女長大後自然要結婚。在新婚之夜，史妙文才發現這個已成為自己丈夫的男人原來又傻又癡。史妙文抱恨終身，表哥王定章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後來在史妙文患上病後，得其丈夫的照顧才康復。誰知丈夫在照顧她後也傳染上病，不治身亡。史妙文終身未再嫁，而她的表哥也不知飄零何方。

阮玲玉是位聰慧過人的女子，在試過幾個鏡頭之後，慢慢開始適應了。心裡不像先前那麼緊張了，神態也自若起來。當時的阮玲玉還談不上演技怎樣，但是在戲中真摯感情的流露，頗有動人的藝術魅力，也經常感染在場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在演傻丈夫因病去世後，史妙文在靈堂之上痛哭的那一場戲，阮玲玉演得非常成功。其實不是阮玲玉對傻丈夫的亡故有多少發自內心的激情，而是阮玲玉本身就是悲劇型的女子。她想到了自己的坎坷身世，想到了自父親早早去世後，這些年來的種種不易；

想到母親的辛苦勞累，在張家受到的種種屈辱；想到自己目前的處境，想到已同居很久卻難得張家一個正式的名分；想到近來張達民的種種變化。阮玲玉不由得悲從心來，淚水奪眶而出，泣不成聲。

當時阮玲玉處於一種從未承受過的生活陰影中，這個出身貧苦、單純又善良的姑娘，完全不瞭解張家這個名門望族世家裡的恩恩怨怨，更不瞭解這些生活在社會上層從不知貧因為何物的人是怎麼看待感情的。從剛開始和張達民同居至今，可憐的阮玲玉不知道暗暗裡流了多少淚水。除了剛開始抱有一點結婚的希望而甜蜜地生活了一段時間外，她一點也不幸福或開心。她被迫蜷縮在同居的陰影中，對一個有思想、接受過西式教育的女子來說，真像是一場噩夢。張家的不接受，沒名沒分的同居，張達民的極度轉變對她來說像從四面八方襲來的冷風，將她一個柔弱的女子團團包圍了。

阮玲玉難以抵抗外面的種種壓力，更難以抵抗自己心中的那份哀愁，她無助地落淚了。這場戲的成功使導演卜萬蒼欣喜若狂。燈光驟滅，攝影機也停下工作，阮玲玉猶自在悲慟中不能自己，靜靜地坐在一旁流淚沉思。

到此為止，《掛名夫妻》的戲就已經拍完了，只剩下後期剪輯的工作。阮玲玉坐在一旁無所適從。劇務給她送來一個封套，裡面是她這個月的工資，並說明她已經被公司正式錄用了。阮玲玉喜出望外，不僅僅因為這份工資是她第一個月的薪金，阮玲玉看重的是自己終於自立於社會，不用再過寄人籬下的生活了。兒時的願望終於成真，這在她生命中的意義，遠遠超出金錢本身的價值。

在面試《掛名夫妻》時，阮玲玉曾被問起婚姻情況，她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若說自己結婚了，卻並沒有正式的婚姻；若說沒有結婚，自己卻和張達民在同居著。如果照實說，這在

當時是一件非常不體面的事情，會被誤會為不正經的女人。阮玲玉便遲疑地告訴導演：「說結婚又沒有結婚。」說完這話，一種難言的痛苦伴隨著屈辱感從心底而生，阮玲玉不由地流露出一哀怨淒楚的神態來。

阮玲玉和張達民雖然已經過著同居生活，卻是無法走進正式的婚姻生活。張家沒有任何的接納表示，更沒有正式的身分肯定。阮玲玉只能住在張達民父親當年「金屋藏嬌」的北四川路上的鴻慶坊，而張家在乍浦路的老宅對阮玲玉來說不僅是空間上的距離，更是身分上的距離。

每一個女子都期盼的傳統的婚禮，阮玲玉只能在電影裡面才能享受。在戲裡她演著別人的「掛名夫妻」，在真實的生活中她演繹著自己的「掛名夫妻」。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戲裡的人生與她自己的人生，形成一種莫名的默契。這樣一種默契，讓她在戲裡投注了現實生活的眾多情感，悲喜如何輪轉，在舞臺燈光下的她，又是如何把這樣一份情感收斂著，再迸發出來？

鴻慶坊裡的阮玲玉孤獨寂寞著，她名義上的丈夫早已不再貼補家用，也很少來這裡看她，同居之初的甜蜜和諾言早已不復存在。曾經在崇德女校一起讀書、看電影、聊天的同學、朋友也因為自己與張達民的同居而不再聯繫。而身邊唯一的親人，善良的母親，面對她愧疚的面孔，阮玲玉所能給予她的只能是強作歡顏的安慰。

看盡悲歡的阮玲玉，就這樣在半喜半憂中走向了她的新生活，雖然她自己也不知道最終結局會怎樣。不管是忐忑還是安靜地，她開始走，一種看似自由的走。



## 悲淒的婚禮

阮玲玉在拍《掛名夫妻》時，自己的生活卻陷入了有夫妻之實卻無名分的境況。雖然張達民是世家子弟，但此時的他卻沒有再拿出一分錢供養阮玲玉母女，阮玲玉也不在乎，她需要的不是他經濟上的資助，而是愛情的始終不渝。阮玲玉和張達民一直沒有正式結婚，在外界看來，他們的同居關係是極不光彩的，阮玲玉的母親為此沒有少受別人的白眼。雖然比起以前的生活，阮玲玉和母親早已不用為生活的溫飽而苦惱，但是阮玲玉在張家那不明的身分還是讓她們耿耿於懷。而每次阮玲玉向張達民提及結婚的事情，張達民就巧言敷衍，從不肯給一個肯定的答覆。善良的阮玲玉也不好意思再逼他做什麼。她始終認為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會主動給她一個正式的名分，而清高的阮玲玉不屑因為這事對張達民苦苦相逼，她還是相信張達民是愛她的。

不久，張達民的父親突然中風，不治而亡。張家都忙著張羅辦喪事，張達民的心情也陷入低谷。因為按照張家的老規矩，只有合法的子女才能得到遺產，而成了家的可以自主支配自己所得的遺產，沒有結婚的子女只能得一半遺產，另一半待成家後再給。而當張達民向母親述說了和阮玲玉同居的情況，要求得到應得的全部遺產時，母親勃然大怒，堅決不肯承認阮玲玉，更要將現在阮玲玉所住的鴻慶坊的房子收回。張達民去找阮玲玉，他想要在張家親友全部在場的靈堂上與阮玲玉結婚。

在當時，按中國的風俗來說，在上輩死後三年之內，子女不宜結婚。而在廣東有一種民俗，就是喜堂可以成親，靈堂也可以成親。故去的人的子女，在其生前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婚，可以相攜同來弔孝守靈，跪拜成親，禮成，脫掉喜服換上孝衣。盡了晚輩的本分，自然也就是一家人了。一般出於不得已而在靈堂成親的，十有八九是能夠成功的。張達民當然不願意遙遙地再等待三年脫孝後才成婚。只是阮玲玉覺得這樣做未免有點死皮賴臉的味道，自己也很不願意在結婚的事上低三下四，她

不同意這樣做。張達民苦苦相勸，要她不要過於計較一時的面子，如果靈堂結婚成功，他的名下就可以分到十多萬的家產。在他看來，錢比面子更為重要，他堅持要求阮玲玉去帶孝守靈。阮玲玉的母親這時也支持張達民的決定，在她看來，只要靈堂結婚了，自己的女兒阮玲玉就等於是張家明媒正娶的媳婦了。

阮玲玉心動了，既然跟了張達民，就做好了一生一世都跟著他的決定。之前張達民推托一次，自己雖不說什麼，但是那顆敏感的心就破碎一次。張達民總是教育她，為什麼一個讀過書、接受過西式教育的女子還這麼看重世俗的那些形式。而且張達民的全家上上下下都反對他們的結合，尤其是張達民的母親，看輕了她的家勢和地位，去了只怕會受到冷眼相待。而這次如果真的結婚，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從此以後自己與張達民就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了，不必再遮遮掩掩地過同居的生活，一直對自己同居愧疚的母親這時也可以心安了。

然而，到了張家，阮玲玉遭遇的情況比她想像的還要糟糕。半是心理作用，半是環境上的影響，阮玲玉感覺張家所有的人對於自己，都存在著鄙視的想法。阮玲玉本身就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女子，想到這一點，她便在一些點滴的小事上小心謹慎起來。她處處留意，處處小心，深怕再說出什麼，做出什麼，讓張家的人再低看了自己，也難怪阮玲玉這麼小心謹慎地說話做事。舊禮教觀念在人們腦子裡根深蒂固，決定著當時的社會風氣，他們看到別人的過失從不輕易放過，卻又不肯正大光明地加以指正，只會用鄙視的眼光、譏諷的語言來加以攻擊。再沒有比這種無聲的指責更令人痛苦、委屈的了。在他們看來，阮玲玉沒有和張達民成婚，卻早已同居一處，簡直是罪不可赦。

阮玲玉雖出身貧苦，但自幼也是備受父母寵愛，從未經受如此委屈和刺激的她，突然遭受了這樣的是非，更令她悲慟不已。張家是一個典型的大家庭，張達民的父親除了正室外，還有幾

位側室，張達民的兄弟姐妹加起來也有十幾位。這樣人口眾多的大家庭，自然應付起來不是很容易的。張達民和哥哥張慧沖一起遊說家人，終於說服所有人，決定在父親靈前舉行結婚儀式。

婚禮前的阮玲玉，在悲傷過後卻出奇地平靜，似乎面對如此的遭遇她只能是承受，善良的她從未想過反抗。就像一隻即將被宰割的小綿羊，雖然心若明鏡，但是卻一籌莫展。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張家所有親友都到場的情況下，張達民和阮玲玉在張父靈前舉行了結婚儀式。

因為是在喪期，所以一切從簡。對於阮玲玉來說，這樣的婚禮雖然是聊勝於無，但卻是安心之舉。

阮玲玉在綴滿白花的靈堂前，穿了一件長袖繡花的大紅短襖，下著一條黑色綢長裙，在一種悲涼的、與喜事極不協調的氣氛下完成了她的婚禮。那一刻，阮玲玉想起了在昆山公園時的張達民，想起了剛剛同居時的甜蜜時光，她的心中充滿著對張達民的愛和再一次的期望。看著身邊的張達民，阮玲玉相信自己此刻是幸福的，她又一次地對他們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她相信他會愛她、體貼她、保護她，使她不再為未來的困難所擔憂。

阮玲玉滿懷希望地說服自己，之前張達民的變化不過是因為家人不同意他們的結合而產生巨大壓力所表現的，而現在他們的困難都一一解決了，他們從此以後又可以過上甜蜜幸福的日子了。張家所有人的臉上都掛著淚痕，沒有一絲笑意，也沒有對新嫁媳婦表示應有的歡迎和祝福。張家的長者只是用手示意他們起身，在這時，沒有期待中婆婆在她身邊轉來轉去，諄諄教導她該如何遵守張家的各種禮節；沒有長輩拉著她的手把這位美麗的新娘領到諸位張家親友面前作正式的介紹。只有張達民的幾位兄弟為他們這對新人拍攝了一張結婚照。接著，他們又趕緊換上孝衣，小心翼翼地接待來往賓客。

這場婚禮對於期待很久的阮玲玉來說，實在是悲哀大過於新娘應有的喜悅。她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關於她新身分的教導和祝福。結婚，對於一個女人來說，是一輩子最期待、最幸福的時刻。阮玲玉的婚禮卻讓她體味到人世間的荒涼。是悲，是歡？是喜，是哀？混雜在世間的難言滋味，都讓涉世未深的阮玲玉一一嚐遍。他們的結婚，對阮玲玉來說了卻了一件心事；對於張達民來說，意味著十幾萬家產的到手。在阮玲玉的理解，結婚就意味著他們就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結婚不是愛情的終點，而正是愛情的開始。婚後的生活就是兩個人一起面對現實生活，同甘共苦，永不分離。這才是真正的愛情，真正的幸福。阮玲玉的想法沒有任何的錯，只是她太天真了，她選擇的人並不是能和她廝守她心目中神聖的愛情的人。

張達民得到遺產後，仍揮霍於賭場，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阮玲玉的希望如泡沫一下破滅了。失望的阮玲玉，不得不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將來。於是，悲涼的婚禮結束了，悲慘的生活開始了。